

神 眼 劫

曹若冰 武侠专辑

(下)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台湾出版社授权·侵权必究

扁老苦笑一声道：“最近三月来，我房某还是第一次被人识破真身分，帮主，现在该知道房某何以不愿说出真面目的苦衷了吧！”原来这扁老，果如房英所疑，是“神眼”房天义。

裴百仁冷冷一哼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化子正想找你！”

房天义忙道：“帮主有话何不让房某进堡再说，此处实有不便。”

裴百仁冷冷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房天义语声一肃道：“帮主可知如今江湖上已出现一个神秘组织‘天香院’？”

“会有耳闻！”

“天香院眼线四伏，无孔不入，帮主既有耳闻，当能了解房某何以急欲进堡了。”

裴百仁狂笑一声道：“房大侠对这点应该没有顾忌了！”

房天义一怔道：“帮主此言实令人费解……”

裴百仁黑脸如铁，语寒如冰，道：“令公子现在何处？”

房天义叹道：“最近犬子行踪不明，房某正在寻其下落。”

裴百仁道：“我化子现在可以告诉你，若你必欲进姚家堡，就先摘下你儿子的脑袋给本帮主看看。”

房天义心头大震道：“帮主此言，更令房某费解了，犬子难道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当家的？”

裴百仁满脸不屑之色道：“你儿子若是开罪我化子，并不可恨，可恨的却是他已投降了那魔帮，自甘堕落，出卖武林同道！”

房天义语气不变，怒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，犬子虽不才，也不会做出那种令人不齿的事。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你不相信么？”

房天义沉声道：“我当然不相信，就是其他人也不会相信

帮主之言！”

裴百仁笑意更寒，道：“若我化子有人证呢？”

房天义厉声道：“是谁？”

裴百仁精光左右一闪，对刚才通报的大汉道：“管家的，把那位大师请出来，看看这位名满江湖的‘神眼’怎么说！”

大汉一声应诺，躬身一礼，转身飞奔而去。

房天义心头不由又是一震，道：“是那一位大师？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人出来了以后，你自可看到。”

语声方完，堡门又出现三条人影，健步如飞而来，一个是紫脸黑须老者，蓝青长袍，圆圆的脸上，和穆而严肃。

第二个却是一个七十余岁的和尚，脸色微黄似有些憔悴，月白色僧衣，行动间，步履蹒跚，仿佛并不会武功。

最后，也是位老者，面目清癯，白色长袍，头上戴一顶员外帽。

房天义一眼就看出紫脸黑须的正是“双笔插天”姚磐，那和尚却很陌生，第三个老者面目甚为熟悉，一时之间，却想不出是谁来。

一行三人走近，姚磐望了望房天义，首先对裴百仁讶然道：“他就是房天义？”

裴百仁点点头，还没有说话，房天义抱拳施礼，道：“姚兄，房某脸上挂了江南‘百面神剑’的特制面具，所以变成这面目。”

姚磐冷冷一哼，道：“房兄素来磊落豪爽，今天在敝堡门口，怎也如此鬼鬼祟祟，莫非也像你儿子一样，心中有见不得人的念头。”

房天义不禁怒道：“姚兄怎也讥落房某起来，犬子究竟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”

裴百仁冷笑一声，指指一旁脸泛怒意的老和尚道：“我化子现在就为你介绍，这位泰山玉皇寺的海山禅师！”

房天义抱了抱拳，道：“啊！大师原来是久绝尘世的海山上人，房某失敬，据闻大师泰山玉皇寺已被‘天香院’盘据为魔窟总坛，大师不幸被执，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
海山禅师冷冷道：“怎么逃出来的是老衲的事，不劳施主过问，只是老衲倒要问问施主，你是偏护你儿，还是站在武林正义这一边？”

房天义失声道：“大师难道就是裴当家说的人证？”

海山禅师冷冷道：“不错，老衲闭寺修行了二十年，一向与世无争，与施主更是未见一面，谈不上恩怨，房施主总不至于说老衲胡言买祸吧！”

房天义觉得事态严重，正色道：“大师之言，房某信得过，经过情形，究竟如何，望大师说出来，若犬子果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房某决摘下他人头，以示天下，以赎房某教子不严之罪！”

那状如呐喊外的清癯老者接口道：“房大侠不愧侠义之士，可是在目前，房大侠就是有心大义灭亲，也恐怕无能为力了！”

“尊驾是谁？”

清癯老者冷冷道：“房大侠素负‘神眼’之誉，难道还认不出来？”

房天义一怔，立刻目凝精光，异常流露几清癯老者打量了征刻，那刹那，他不由心头又是一震！”

他刚才只觉得面熟，此刻仔细一看，不由尖声叫道：“啊！原来是镜清掌门人，大师，难道你也认为犬子有问题么？”

原来那头戴员外帽的清癯老者正是流亡的少林掌门人镜清禅师，这位佛门高僧自得房英通讯，阻止其上武当后，觉得双凤寺也非久耽之地，于是想起了俗家师弟姚磐，才决定迁来姚

家堡，此刻房天义向他这么一问，不由微微叹息一声：“房施主，不瞒你说，老衲以前对他抱着极大期望，不破了少林寺五百年来的禁律，在危机之中，容他进入少林寺武库百日，进修少林不传之密，岂料到他会有今日，对这件事，老衲虽仍怀疑，但海山道友素性与人无争，久绝红尘，且刚自魔掌中逃出，亲眼所睹，自不会胡言，施主不妨听听海山道友所述经过，就知道老衲此刻进如何伤心绝望了。”

这番话说得非常沉痛，房天义默默听完，立刻目光转注在海山上人脸上，沉声道：“就请大师，述经过，房某再为答覆各位！”

海山上人冷冷道：“事情非常简单，老衲所以能脱离魔窟，却是得光明境高手入侵之助，在天香院一千手下紧张混乱之际，逃出地牢，出寺后，无意中发觉令公子竟代天香院力拒光明境高手叛徒岑风，试想想，令公子若非已委身魔窟，怎肯替那女魔头甘效死力！”

这番话听得房天义震撼无比，海山禅师所述虽非常简单，可是他凭着以往也混入魔窟中一段时间，已了解非常清楚。

尤其是岑风，房天义在天香院中时，曾对其来历，感到费解，此刻才知道是传诵武林的光明境人物，而光明境高手会摸到玉皇寺抓人，算是一种意外的枝节，而房英意也会在玉皇寺，竟会代天香院主拒敌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
他相信自己儿子决非屈身事魔的人，其中一定另有缘故，但是为什么他竟为生死之敌卖命？他解释不出一个理由。

在任何情势之下，他也觉得房英实在没有为敌卖命的理由。

刹那，房天义木立沉思，陷入一种困惑痛苦之中。

自发觉武当掌门是假的以来，转查出天香院的阴谋，自己

可说历尽艰难危险，绞尽脑汁，设法挽回这场大劫，超见形势已慢慢好转，如今却想不到会变成这种意外结果。他想解释，但却抓不住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，可是，他又不甘默认，默认于目前局势无补，反而使自己处境更困难。

裴百仁见房天义一声不吭，呆呆站着，因看不出他面具后脸上的表情，不由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化子现在已算是把事情交代清楚了，你素负‘神眼’之誉，认为海山大师之言是胡说什么？”

房天义目光一转，沉声道：“海山大师佛门高僧，所说之言，房某信得过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七煞神丐”裴百仁冷冷接口紧逼。

房天义痛苦的道：“各位，今天，房某没有什么话说，只是觉得事出蹊跷，其中恐怕另有缘故。”

“七煞神丐”狂笑一声道：“说了半天，我化子等于白费精神，你还是在袒护儿子……”

房天义陡然大喝一声道：“住口！裴当家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房某立刻查明真象，若犬大真已屈身事魔，房某决心摘其项上人头向各位谢罪，若并非如此，嘿嘿，房某再来时，就领教领教你当家的绝学！”

说完一抱拳，气怒交迸的转身就走。

镜清禅师与房天义私交极好，此刻见他气怒交迸下离开，心中极感不忍，微微一叹道：“施主慢走！”

房天义转身冷冷道：“大师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镜清禅师道：“令公子能对抗光明境高手，若是变节，施主可不可制他，何不留下，大家商议一个办法，对你施主，老衲还是信赖得过的。”

房天义狂笑一声道：“大师盛意心领了，我房天义如不能制服儿子，岂不貽笑天下，若犬子果是变节，纵然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房某也绝不要任何人帮忙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语气微转缓和，道：“房某也正在找大师，当今各派掌门人如今已齐商议对付天香院大计，大师若愿连络，不妨往洛水找‘掌中奇’须大侠。”

说完，立刻电掣是起，向来时方向急奔。

这时，他内心比刀割还难受，暗思应该往那里去找房英呢？

若海山禅师之言是真，那么房英必在泰山玉皇“天香院”中。

这一想，房天义立刻下决定，回“天香院”。

在五行山救出诸掌门及齐妩治父女后，一直忙着为他们恢复功力，安排藏匿之处，至现在还没有与天香院总坛连络过。

房天义觉得，不论房英是否在天香院中，自己也该回去一趟，听听风声消息了。

于是，他不分昼夜，向泰山急赶，在第二天夜里，终于到达泰山脚下。

泰山，在夜色中，依然与平常一样的静寂无声。

但是自房英上次离去后，天香院主已重新布置过，防得更加严密，而且从外表看来，绝使人看不出异样，可是只要有人一上山道，那么你的一言一动俱都在监视之下。

房天义自天香院总坛迁此后，并没有来过，此刻目光一扫，仗着“夺命魔君”孤独君的招牌，毫无顾忌的上了泰山，身形飘动，直向玉皇寺攀攀登。

一路上毫无阻拦，而且凭他的功力阅历，竟没有发觉半个埋伏及人影。

这情形不由使他大感奇怪，难道天香院又搬了地方。

他心中这份怀疑，直到抵达玉皇寺门口才消失。因为他已从聚闭的寺门看到露出的灯火。

时已三更，寺门口并没有守卫，甚至墙头上也看不见巡罗的人影，这对房天义来说，觉得天香院似乎对戒备方面松弛起来。

是另有厉害的布置呢？抑是另意如此？

房天义心头猜测着，身形如轻烟而起，飘过寺墙，月光一扫，前院中寂寂无人，二进殿中，却灯火辉煌。

他身形毫不停留，越过前殿，这刹那，他暗忖道：“是明的查探呢？抑是暗中先看一下？”

念头一闪而过，他决定先暗中看看再说，目光四扫，却见后殿殿门紧闭，可是从门缝中却露出雪亮的炮火，殿门二旁，屹立十六名红衣大汉。

这情形，仿佛后殿中有什么秘密集会。

房天义果然灯火辉煌，在秘密集会，在一张长案后，赫然坐着脸蒙黑纱的“天香院主”。中宫宫主俞筱英，后营主艳姬，分立案后左右，后面还有四名香主。

长案一边，雁排列了五张坐位，其中有“灵蛇魔姬”金婆婆，“搜魂童子”胡司马、“矮方朔”东方明，还有三个陌生面孔，一个是妖冶少妇，一个是面目狰狞的青衣老者，一个是年约四十余岁的文士。

房天义心头暗暗吃惊，他想不到自己离开这段时间，这位天香院主又网罗了这么多绝世高手。

其中“搜魂童子”及“矮方朔”，房天义虽然认识，但那少妇、老者、文士却极陌生，但从他们的坐位看来，天香院主给他们的职位，似乎都极高。

这刹那，房天义倏感到一丝忧疑，单凭天香院主不可能打到这么多隐世已久的魔头，一定是另有人在暗中专门在这方面负责拉拢。

这是一道偶然触及的灵光，房天义立即抓到这念头，反覆推敲，沉思起来。

正在此际，让倏然打开，只见中后二宫宫主疾飘而出，愈筱英首先扬头喝道：“是那一位朋友光临，院主有请！”

房天义一怔，立刻一声长笑，飘身而落。

被天香院主发觉的情形，本在他预料之中，此刻他索性大方地笑道：“劳二位堂主迎接，哈哈，老夫一时相戏，院主果然好耳目！”

语声中，大模大样的进入殿中，向天香院主拱一拱手，目光一扫，却见二旁都没有空位只见天香院主从面纱中发出一声娇笑道：“原来是孤老，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

房天义干笑一声，叹道：“承院主遣差，追弩各派掌门人，那知五行山中发生意外，竟让他们逃脱，老朽为此，虽以向院主交代，只能尽力追搜。”

天香院主道：“结果抓获了么？”

房天义头一摇，叹道：“惭愧，不知前宫可有消息否？”

吴香院主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其余长老也不必介意，在目前情形及实力来说，那些没有半个弟子的掌门人早已失去了份量。”

说到这里，娇笑一声，接下去道：“倒是长老你，早就该返坛了！”

房天义笑道：“早知道这样，老夫也不必如此风尘劳碌，院主何不早通知一声！”

天香院主道：“长老行踪无定，要本院怎么通知？”

房天义怔了一怔，笑道：“对，对，这是老夫疏忽联络了！”

天香院主道：“今夜长老来得正好，本座正要有大事相商！”

房天义故意眯眼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什么大事，竟三更半夜相商？”

天香院主道：“在未说明，本院应该先为长老介绍几位新入盟的高人！”

房天义目光一扫，笑道：“老夫洗耳恭听！”

天香院主一指文士，道：“这位是昔年名满东海的‘无肠书生’！”

房天义暗暗一震，口中却故意一哼，淡淡抱拳道：“幸会！幸会”装作并未看重对方的意思。

那位“无肠书生”脸上隐隐浮起阴沉地笑容，竟然不言不语。

天香院主又一指妖娆少妇道：“这位是‘巫山神女’贾红宛，孤老应该有个耳闻！”

房天义大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‘巫山神女’面首三千，终日风流快活，老夫岂有不闻名之理。”

这番话半嘲半骂，但那妖娆少妇却丝毫不动气，荡笑一声，玉指伸手一点房天义说道：“奴家虽有三千面首，却还嫌少一个，就是你！咯咯咯咯……”

说完一阵淫笑，肆无惮忌。

房天义心头一热，大骂无耻。

却听天香院主又一指青衣狰狞老者，道：“孤老，这位本座要特别向你介绍，你老以后要多亲近亲近。”

一听天香院主这么郑重其事，房天义不由暗忖道：“这人

是谁？有什么来头，竟便平素眼高于顶的‘天香院主’这么特别地郑重其事介绍？”

心中想着，已淡淡向青衣老者一抱拳道：“面生得紧，请教台甫！”

青衣老者脸上露出狰狞可怖的笑容，淡淡地回答道：“老朽就是孤独真！”

房天义心头如骤遇雷殛，大惊失色，念头还未转过来，陡觉一缕指风，已袭向腰际柔穴，心头一紧，忙欲闪避，已自不及，吭地一声，业已倒在地上。

天香院主的面纱后又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！

房天义怎么也料想不到，真正的“夺命魔君”孤独真，真的被天香院罗网找到。刚才身分早已被人识破，自己还蒙在鼓中。

由刚才指风的方向，房天义已明白是‘天香院主’出的手，由此看来，自己今天真可算是偶一不慎，身陷危机之中，情形大不妙了。

只听到“天香院主”银铃般的笑声一落，冷冷笑道：“想不到本院被你蒙欺了二年，你究竟是谁？”

房天义暗暗一叹，知道此刻再也隐瞒不了，冷冷笑道：“你踏破铁鞋无处觅，对面竟然不相识，尚有什么资格率领群魔！”

天香院主道：“什么，你是房天义？”语气充满了惊讶与欣喜。

房天义躺在地上狂笑道：“空有一柄青萍，却使你狂费心机，我房某今天虽被你暗算，但在计谋上，你早已差了一筹，落了下乘，现在要杀要剐，任你便！”

“夺命魔君”孤独真冷笑道：“老夫虽未入江湖二十年，却

也闻你‘神眼’是位人物，怎竟敢冒充老夫名号起来，看来老夫再入江湖，只得先拿你开刀了？”

说到这里，狰狞的面目浮起一丝杀机，转首对“天香院主”一拱手道：“院主，房老匹夫可否交给老夫处理？”

“天香院主”娇笑一声道：“他冒称孤老名号，照理本院自该把人交给孤老处理，但是本院对他尚有利用价值，孤老所请可否缓迟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任凭孤老处理如何？”

“夺命魔君”想了片刻，点点头，天香院主倏然对俞筱英道：“中宫，把他胸上面具剥下来。”

俞筱英一声应诺，飘然走近房天义，俯身一把抓起，伸手向房天义脸上一抹，嘶的一声，一张枯黄的人皮面具，应手而落，顿时露出一副威严的容貌，方头大耳，八字须凤目攒眉，但一双目光却已暗然无光。

房天义此刻暗暗悲痛，默默无言，此刻他觉得什么话都是多余的，天香院主秀眸寒光注视了房天义片刻，又纵声大笑，目光一侧，对“搜魂童子”及“矮方朔”道：“胡长老及东方长老，本院昔日放了房英的计策如何？”

搜魂童子道：“院子果然妙计，若不是放了那小子，只怕这老家伙还不会回来得这么快。”

房天义顿时明白了，不由厉声道：“这么说，海山禅师在江湖上传布的谣言，也是你的奸谋了？”

天香院主得意地笑道：“不错，本院故意放海山海和尚出去，只是一着妙棋，怪只怪你儿子太重诺言，中了本院之算，其实这套步骤，也化了本院不少心血哩！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一扫左右，道：“房天义就擒，房英已成笼中之鸟，早晚必束手就擒，其余各派掌门更不足虑，本院决定提早开坛，飞函召集各派掌门，共襄武林统一盛举！尚饒各

位長老屆時共同一壯本院威勢。”

在座所有人立刻轟然應附。天香院主又一揮手道：“中宮俞筱英聽令！即刻刻以靈鴿傳訊各派分壇，定明年三月十二萬花節，開壇拜盟。”

俞筱英一聲應諾，退出後殿，天香院主又發出第二道命令：“後宮宮主聽令！”

艷姬蛇腰一擺，風情千萬地向天香院主一禮道：“艷姬聽諭！”

“你押房天義到特別牢房，點他七大气穴，制了他一身功力，每天派人好好的侍候！”

艷姬一把抓起房天義，只見天香院主又嬌笑一聲道：“房大俠，你安心地耽下去吧，屆時盛會，還會请你參加哩！”

說完又發出一連串銀鈴般的笑聲。

第十七章 斧底抽薪

腊月霜飞。

大地灰枯。

虽然还没有下雪，但近山远林，一片萧茫，不见一点绿意，严冬的萧煞，使人有一份寥寂的感觉。

湘赣道上，二骑飞驰，马上是一对少年男女，男的英华，黄衫飘荡，腰悬长剑，女的娟秀刚毅，青衣罗衫，但眉宇之间，却掩不住一股淡淡的怨气。

肩上背着一柄形如五行轮般寒光四射的奇异兵刃！

这时女的挥鞭侧首对黄衫少年道：“英哥，现在我们上哪儿去？”

黄衫少年沉吟半晌，微微一叹道：“少林这许多僧人竟未返回双凤寺，实使我大出所料，此刻我也不知道何去何从！”

青衣少女娇哼一声道：“那双凤寺和尚实在可恶，一问三不知，哼！英哥，你也太好说话，要是我，先要他们尝尝迴天轮的滋味！”

黄衫少年道：“芳妹，你应该让一下，或许他们真的不知道，唉！其实我看出那位主持和尚对少林大师们的打搅日久，颇不高兴，否则少林僧人也不会远走了，这种情形下，少林掌门人不留下去，自在情理之中。”

这二人不用说，就是痴情相恋的夏芳芳及房英了，他二人上岸返回中原，房英立刻急不可待地买二匹马直奔双凤寺。

因为在各派掌门人尚未有消息，扁老不知去向的情形下，他只有先与少林一派先连络上，商议对付天香院的步骤，那知道了双凤寺，却不见半个少林和尚，反而碰了双凤寺主持一鼻子灰，激得夏芳芳差点出手杀人。

在趁兴而往，败兴而返的情形下，房英倏感到前途茫茫，有点孤独失据的感觉起来。

然而这时，夏芳芳却又道：“英哥，既然没有目的地，不如远是上泰山，先把贼寨岛了再说！一切困难，岂不全部解决。”

房英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你想得太天真了，若天香院的总坛这么容易摧毁，我还会等到今天！”

“哼！”夏芳芳脸上浮起不服气的神色，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上次我同齐总管邱老儿进去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也不见得有多厉害！”

房英沉重地道：“不错，但是你知道那天香院主还没有出手！”

夏芳芳嗤了一声道：“我看她根本不敢出手，否则怎会放了 you，要你同我们打？”

房英凝重地道：“芳妹，你若这么想，就太轻敌了！这点正是她心机深沉厉害之处，既是坐山看虎门，又可藉此先看清光明境的武学招式，要是我，也会看投石问路，先看看情形！”

夏芳芳骄笑道：“你既然明白，又何必上当做傻瓜，为敌人卖命？”

房英苦笑道：“我这条命，那时也可算是奇迹地检回来的，再说，君子一言，重逾千金，我既答应她退敌作为换命条件，

自然该挺一挺！但是那‘天香院主’明知我或许也不是你们对手，未当不是借刀杀人之计。”

夏芳芳感叹地道：“那时若没有你，我相信我们早瓦解了他们！”

房英笑道：“芳妹，你又错了，双方既拿我作问路石，自然不会期仗我退敌，若我那时真被杀，她还不是要出手，可是以当时她那付镇定的神态看出，显然并没有怕的成份……”

夏芳芳黛眉一皱道：“英哥，我奇怪你话中不但对那个什么‘天香院主’十分重视，而且还似乎极为钦佩的，据你一路上说，她几次三番，差点要了你的命，可说是生死大敌，但像你这样称赞死敌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过。”

房英被这番话说得沉默起来。老实说，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为什么自己见了那‘天香院主’铁如芬，脑中时常出现那张倾国倾城的娇容。

他又时常自我警惕，阻止这种荒谬的思维，但那影子却仍挥之不去，愈不愿想愈鲜明。

尤其对“天香院主”的感觉，他觉得比未见她那副真面目时更迷惑，起初他认为她必是个性残忍而好杀的魔头，但自己冒充岑风，听了那一席话后，觉得并非如自己起初时想像的那样。反而觉得她充满了智慧与魄力……”

“英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啦？”

夏芳芳见房英默默不作声，又开腔道。房英收敛纷乱的思维，苦笑道：“每个人的观点不同，愚兄被你这么一问，还能说什么？”

夏芳芳轻叹一声道：“英哥，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房英苦笑道：“很难说，若不入魔道，将使须眉失色，豪杰屈膝！”